



台北市原住民族語言的推展與困境

台北市における原住民族言語の推進と難点
Promoting the Aboriginal Languages in Taipei Metropolis

文・圖 | 徐建華 (台北市南港區東新國小校長)

台北市為一多族群共同居住的地方，是個民族的大熔爐。在教育統計資料上顯示：目前高中職以下的原住民族學生人數約3,300位，其中國小約佔34.2%、國中約佔22.3%、高中約佔25.7%、高職約佔17.8%，多數就讀於文山區、內湖區、中正區、大安區與士林區之學校，族別則以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及太魯閣族居多。台北市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本土語言小組經過多年的摸索與嘗試，期望能在優勢語言中凸顯本土語言的價值與重要性，讓族語的學習落實為學生的學習權利。

台北市的小學共有150所，約有1,200位原住民孩子，分布極廣。語言學習的需求各族都有。要滿足教育部的政策，讓每一位原住民學生都



行動博物館—杜瑤琳老師解說原住民文物與生活方式。

修習到自己本族的語言，不只16族，還有42種語別的差異，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包含族語教師的選訓及遴聘，媒合師生的學習時間，教育局及各個學校都投注了相當大的精力。近10幾年來，族語的推展工作，從學校教師和家長的抗拒、排斥到現在已有一些小小成果。也看到了國家政策的落實需要的不只是錢而已，而是家長、學生如何去

看待自己的族語，自己對自己族群的認同感才是決定族語教學成功最重要的關鍵。

族語數位化教學 解決族語師資不足的困境

台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設置於台北市南港區東新國小。東新國小長期承辦台北市教育局的原住民族教育事務，包含設備和語言教學、族語人才庫的建置等。教育資源



行動博物館—陳明德老師解說原住民文物並與學生互動。

中心內部規劃有「教材教學研討室」、「教育研究資料室」、「遠距教學研發室」以及「文物陳列展覽室」，結合族語教育理念與深耕發展需求，成立兼具本土化、國際化及數位化的教學資源中心。從各項軟體與硬體之設置，文物展示、圖書資料與影音蒐集、原住民族教育專屬網頁，提供各級學校教師教學資源與素材，並藉以帶動原住民族教師進行教學研究，促進族語文化教學內涵，塑造多元典範的教學研究環境設備，並培育、訓練教材研發師資人力。

除了文物的設置和陳列，語言教學更是重點。依現行規定，只要學校中有一位小朋友有族語的需求，台北市教育局就有責任將師資送到小朋友就

讀的學校。近幾年來台北市已經100%做到了這項艱鉅的工作。困難的原因在於學生就學的所在位置和族語教師居住地的距離。舉例來說，如果北投區的某所小學有一位邵族學生，而台北市的邵族師資相當少，若族語教師居住在文山區，這樣一來交通往返時間就很耗時，而且每週只有一節，每一節的教學所得只有320元。試想，若非有強烈的使命感，對老師來說，雖然再加上每學期交通補助費幾千元不等，仍是低經濟效益的工作。所以在實務推動碰到了很多的困難，無法媒合師生，是每學期都會遇到的瓶頸。每所國小在邀請原住民師資時，都讓教學組長吃足了苦頭，每逢召開母語工作會議，都會提報此問

要讓每一位原住民學生都修習到自己本族的語言，不只16族，還有42種語別的差異，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包含族語教師的選訓及遴聘，媒合師生的學習時間，教育局及各個學校都投注了相當大的精力。近10幾年來，族語的推展工作已有一些小小成果。



題，希望教育局能協助解決。

為建立更好的遴聘制度和妥善運用原住民教師資料庫，台北市教育局本土語言工作小組經常研議討論。經集思廣益之後，近幾年來工作小組的推展工作以教材數位化為主，包括數位教材的設計和錄製、遠距教學系統的設置，解決了教學現場行政工作的負擔。其中，遠距教學已實施3年了，數位教材也點點滴滴地設計累積中，期望透過這些非傳統教學型態，能解決族語教學的現況與窘境。

本市的遠距教學系統，具有多點主、收播端連線功能，



當新事物生成或出現時，都是由華語取得命名權。因此，建議成立一個國家級的專責機構，負責各個語言對於新事物的命名權與諮詢。否則，當時代越來越進步，舊事物漸漸消失，語言跟著舊事物消失，又沒有新的語彙出現，那語言就會漸漸凋亡。



此系統設置在東新國小，並透過網路專線及聲音影像進行即時傳輸接收，使授課教師與學生能即時互動。意即當有國小聘不到師資，就利用這一套系統讓師生兩端能夠連結在一起，透過數位化傳送，師生透過電腦畫面，面對面的學習語言，解決少數族語師資徵聘不易的問題，尤其是鄒語、初鹿卑南語、賽考利克泰雅語、賽夏語、雅美語、德路固語等少數族語。另外，授課教材及學期間作業，會放在webserver中供學生學習參考，師生可透過e-mail及blog等管道進行討論。截至2015年1月27日止，共計23,665人次曾使用本系統進行



語言線上教學與教育宣導學習活動；另有1,799人次使用本系統進行原住民族語言線上教學、966人次參與師資培訓研習與20,900人次參與教育宣導學習活動，使用率頗高。

設計族語數位教材的理念與限制

數位學習是未來學習任何素材的方式之一，在國小教學現場中，各個科目幾乎都可以數位化來教授，所以族語教材當然也可以。建置數位教材是這幾年本土工作小組的工作重點。期待點滴的累積可以讓族語教材越來越豐富，學生透過電腦或手機、平板就可以隨時隨地學習。這是一個期望，讓老師和學生可以利用數位學習

傳承族語，並且可以留下語言的記錄。

但是在設計數位教材時，討論過程曾有針對不同路線的爭議。如果設計上以家鄉或部落為背景，而原鄉的生活方式與都市有很大差異，即無法符合教材的設計目的。因為我們希望將教材設定為都市中的原住民也可以用族語思考和對話，而家鄉的事物和現實生活是有差距的。此外，進入設計時還碰到一個更大的難題，許多城市中的事物在原住民族語中是不存在的，新的事物概念並沒有進入族語的詞彙庫裡，族語教師會說：「我們沒有這樣的說法。」所以設計教材時就有極大的困難。例如：排灣語中並沒有粉紅色的概念，花



遠距教學—朱瑞萍老師進行賽夏語教學。

當然是有限制的。如果小孩子生活在部落裡，學習的語言必然比數位學習還真確。但是為了解決都會原住民的語言傳承，數位化是個可以選擇的途徑。不過要寫出有原汁原味的都市原住民的教材，需要下更大的功夫。

台北市有許多有使命感的原住民老師，都在語言傳承的崗位上堅忍地克服困難，學習透過新的科技來教導我們的下一代。你無法想像一位年紀很大的薪傳師，戴起老花眼鏡，透過模糊的鏡片看著電腦螢幕那麼多的按鈕，用鍵盤努力打出自己的族語及輸入漢字。對年輕世代來說，這些都簡單的理所當然，但對他們來說，要在100多個按鍵中找到正確的一個按鍵就非常吃力，通常一個小時還打不出一份簡單的對話教材。是使命感讓這群族語工作者堅持下去，我們敬佩這群默默耕耘的老師，因為他們的付出，台灣的美麗語言得以流傳下去。◆

也用「hana」表達，「hana」是借自日語，語音結構尚可以接受；但粉紅色就只能用「有些紅紅的」語言來表達，所以「粉紅色的梅花」在排灣語就寫成「izua zakiparu' udidilj a umi a hana」（有一點紅紅的梅樹的花）。

在檢討會中，我們發現了一個極大的問題，我們用華語的思考去編寫原住民族的教材，這根本性的錯誤讓我們在編寫的教材中寫不出原味。不過更大的問題是，當新事物生成或出現時，在台灣就用華語命名，例如「捷運」、「大巨蛋」等，華語取得了命名權，而holo語、客語、原住民族語沒有命名權，所以都須透過華語再轉譯，其他語言發展即漸

漸華語化。holo語如此，客語如此，原住民族語更是如此。因此，我建議成立一個國家級的專責機構，負責各個語言對於新事物的命名權與諮詢。否則，當時代越來越進步，舊事物漸漸消失，語言跟著舊事物消失，又沒有新的語彙出現，那語言就會漸漸凋亡。這是語言教材設計上的極大限制，值得政府有關部門好好思考。

數位學習的方式，都是先假設一個場景，創造在那個場景中的對話，相較於在實地面對面時產生的隨機對話，學習效果



徐建華

屏東人。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現任台北市南港區東新國小校長、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本土語言小組主任輔導員。長期關注台灣語言發展現狀，推動台北市本土語言行政工作超過10年。